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四九回 撿石灰拖走棺柩 呼桌凳移來公案

話說周氏兄弟正然預備代周信蓋棺收殮，忽然外面來一和尚擱住棺材邊牆，說周信欠他五百銀子，不准蓋棺，一眾的人好生詫異。周禮道：「這一定是個瘋和尚，跑得來鬧喪的，等我來把他骨頭拖散了便了！」說著卷著袖子就要動手。周仁忙止住道：「且莫忙打他，我明白了。這斷是馬如飛欠的債他弄舛了，待我來問他一間……」話未說完，就聽和尚嚷道：「不是馬如飛。馬如飛不欠俺和尚的銀子，俺和尚的銀子是你家周信欠的，還有他家胞兄周老三做的保。」周禮聽說，便近前問道：「和尚，他家周老三現今在那裡呢？現今周信已死了，叫做死無對證，你把他家周老三找得來，你們暫時就還你的銀子！」和尚道：「可是真的嗎？真的，我便去找他去！」周禮道：「誰謊你，你如把周老三找得來，我們若不照數給銀子把你，那時聽你把棺材背了走！」和尚道：「既這樣說，你辦銀子去罷。你就是個周老三，周信的胞兄就是你！」周禮道：「你說我是周老三，你曉得我什麼？」和尚道：「你就叫個周禮，可是不是？俺且問你，還是交銀子把我，還是交棺材把我？老實對你講，如若稍遲一刻，那就不怪俺和尚，認真的把棺材背了就走！」此時那數個搭棺材蓋的，見他們慢慢講理，也只得依舊把棺材蓋向旁邊一放。那周家兄弟四個，被他弄得真不得假不得，不曉得他究竟是個什麼來歷？周仁道：「我明白，這和尚一定是個流氓，大約在我住處訪了我們的名姓，他不懂我們道中的規矩，以為我們打出兩條人命，就想來敲一敲竹槓。你們想想，我想的這個道理可舛不舛？」眾人道：「大兄的話一些不舛，但他敲我們的竹打。是活得不耐煩了！」周義道：「你們不必同他講理，他既扳住五兄弟的棺材不肯放手，待我就請他去殉葬！」說著，捲起衣袖，上前就想把和尚搬起來向棺材裡擡。剛到和尚身後，和尚便掉過頭來說道：「周義不准動手！」那周義果真乖巧得很，被和尚一說，就隨手落肩站在旁邊動也不動。跟後周禮又跑了去，和尚又說了一句：「不要動！」周禮登時也同周義一樣。周智看見兩個哥哥突然的變做這樣跟景，就同著了邪差不多，暗道：這是什麼道理，難道這和尚有法術不成？等我再去試驗試驗看。想罷，又走近前才要動手，和尚又掉頭把眼睛朝他一瞷，周智到又不動了。大眾工匠並候殮的和尚以及看閒的人，一個個皆奇怪不過。此時周仁直急得抓耳撓腮，拖這個兄弟也不動，喊那個兄弟也不睬；要想去同和尚再拚一拚，卻再也不敢。可算銅頭鐵臂的四個弟兄，被這個和尚戲弄得就同娃娃一樣，看的人這個傳到那個，巷頭上酒店裡也傳得沸沸揚揚。江標聽得清切，就把酒兒餅兒的趕快吃完，腰中尚剩了一百多零錢，掏出來就會了帳，連忙轉身回去。但見門口的人圍得滿滿的，就用手分開大眾，擠進一看，只見周義、周禮、周智，站在棺材旁邊，口也不開腳也不動，只剩著個眼睛骨轆骨轆的翻。那周仁又要近前，又不敢近前，伸伸縮縮轉來轉去；再朝周信棺材上面一望，原來擱住棺材牆子不准蓋棺的那個和尚，不是別人正是濟顛聖僧。江標初初的會不過意來，以為聖僧同周家鬧事，必因我的師父同他素有交情，死得不大服氣，所以來同他鬧個不了。轉念一想不覺自己埋怨道：「噯喲！你江標今日糊塗死了，明明是個救命星到此，你還不快去求他！」

心中正然划算，只見濟公又嚷起來道：「周家弟兄們，銀子可曾交得來呢？你家弟兄們說的不交銀子，任憑俺背棺材。俺真個就背了！」說罷，就在棺材裡抓出一把洋灰，吐了一口黏痰，調了一個湯團劑子抓在手心裡，兩隻手對過對的掛著，但見同一條絲線樣子直往下墜。搓了一陣，就把這條絲線抬起，兜棺材頭上箍了一道，嘴裡又嚷道：「周仁我看你本領倒也不弱，因何望見我和尚就不敢動手，只是在那裡轉，又捨不得還人家銀了，想同人家賴賬！這叫做又沒本領又不週正，俺和尚也沒功夫守你了，還有多少人守俺去念倒頭經呢！俺只得把個棺材背了去做了押頭，聽他拿銀子來贖也好，不贖也好！」說罷，把根線望肩上一背，又高聲大喊道：「周仁，你不開口，光景是情願押了俺和尚了！俺和尚先交代明白，本銀是五百兩，每月三分利息，三個月為滿；如有蟲蛀破爛，各安天命，與本店無涉。」就此背了絲線直往外走，那棺材就同長了車輪一般，跟著他轟轟就走。周仁此時真個急了，拚命的走出去拖那材，就忘掉了手上的功夫，只見左一把右一把，把個棺材牆子抓了一個一個的破缺。大眾看的人沒一個不喝采。看官，你看這點情節可奇不奇？背棺材的用洋灰搓絲線，背了就走；搶棺材的把棺材一扳一個缺子。請問可好看不好看？所以一個個的就同看把戲一般，連那些念倒頭經的和尚，都跟在裡面喝了聲彩。

但是江標見濟公把個棺材一直背到門口，深愁他鬧一鬧笑話突然跑掉，連忙一箭步躡到濟公面前，雙膝望下一跪。濟公朝他定神望了一望，問道：「你家師父呢？」江標道：「師父死了！」濟公故意的問道：「怎麼死的？」江標道：「傷在周信的手死的。」濟公道：「放屁！俺不能聽原告一面情辭，待我先把被告周信帶來一問，回頭再把你家師父帶來對質。」就此歪歪斜斜跑到裡面，喊了一聲「設公案！」只見一張桌子一張椅子就同會跑路一樣，一前一後的跑到屋里正中間。濟公便喊道：「帶被告周信！」就這裝模做樣的時候，周仁見和尚已離了棺材，就抽這個空子跑到棺材面前，要替周信蓋棺封釘。不料近前一看，那棺材邊上已被自己扳得缺缺凹凹，只得望著棺材發呆。忽然又聽喊道：「帶原告周信！」只見周信果真就同變做僵屍鬼一樣，由棺材裡爬出。一眾看的人嚇得跌跌滾滾的直往外走。周信閉著兩眼，一直走至濟公面前往下一跪。濟公問：「你就是周信嗎？」周信道：「正是。」濟公道：「馬如飛是你傷他的嗎？」周信道：「不舛。」濟公問畢，又喊道：「帶原告馬如飛！」直見馬如飛一骨轆也由門上爬下，到了濟公面前也往下一跪，說道：「濟公聖僧，我一世的英名被這周信暗算喪盡了，請聖僧作主，代我馬如飛報仇泄憤！」周信道：「兩家比手腳怎麼說是暗算！」濟公道：「皆不須辯嘴！我和尚自有道理，候俺到陰曹去查一查你們陽壽。」當下雙目一閉，口也不開。此時閒看的有那大膽的人不曾走掉看得真切，一個個的說道：「原來這就是濟公和尚！我們聽見說這位聖僧是活佛降世，遇著他的人沒一個沒得好處。看這馬道爺同這小和尚的靈屍，被他喊到面前，照常還可以就轉活呢！」就這七言人語問成一條聲。周仁聽見才曉得這就是濟顛僧：我在汴梁也聽說江南一帶出了這個聖僧，神通廣大，怪道我的三個兄弟被他嘴歪了一歪，就站著不動呢。

周仁一個人想了一陣。忽聽濟公又向周信道：「俺代你們皆把陽壽查過一查了，閻王說你們皆不能死，將來皆是同殿之臣建功立業。你且把你家哥哥叫來！」周信此時雖然還魂，究屬傷處未好，不知外面底細，聽濟公叫他喊他的哥哥，便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一串連的喊了幾聲。可巧那站著不動三個人，雖然不能動身，卻眼中望得清楚，心裡也很明白。及至周信一喊不知不覺的也能行動。剛剛周仁聽喊，連忙要到濟公面前，由他們三人面前經過，他三人當下就跟了周仁，一齊跑到濟公面前也就跪下。濟公忙跑下來，走到大眾面前拍手一陣笑，指著大眾說道：「俺看你們真個發笑，怎麼遇見一個和尚就統統跪下來了，不是一個笑話嗎？快些起來，小事一團，不必行禮。」周仁便叩首說道：「愚弟兄不識聖僧，多多冒犯，望乞恕罪！還求聖僧慈悲救一救周信之命！」濟公聽說，便對著他們著急道：「你們這人慣會渾牽，要叫我和尚做什麼事，爽直些說也就罷了，要把個腿子弄了彎下來，膝頭跪了疼起來！你的意思是有事要俺做，就朝著俺這樣，俺且問你，你們就把膝頭跪破了腿筋脆斷了，俺和尚也一點好處沒有。不若把兩條腿子保養得好好的，等著俺替你們把事做過了，存心要補報我和尚，那時聽見俺和尚喊一聲打燒酒，你們就拿出腿勁來趕緊的跑去；聽見俺和尚叫一聲買狗肉，你們就放開腳步來快躁的走去，那和尚反真受你們的補報。要是誠心在我面前把雙腿子跪傷一了，那時一癱一跛，俺和尚反轉一點光都沾你們不到，你們這不叫做的壞事嗎？」

周仁等立起，濟公便叫他們把周信扶到那擱的門上睡好，又叫江標把馬如飛也扶到扇門上睡下，恰好一頭一個。濟公便喊江標說道：「他們兩個皆在這裡。俺和尚做事最講理，他二人可算已還了陽，但是傷處未好。周信的眼睛是你偷了去的，你先代俺還了他的眼睛；馬如飛的腎囊是周信傷的，等著代周信收拾好了，然後叫他賠了馬如飛的腎囊。你就趕緊先把眼睛還來再說。」江標聽說，曉得濟公有意拿他作耍。便回道：「哦沒處還他，他的眼睛倒被狗子吃掉了。」濟公說道：「噯喲！這怎麼好呢？沒有眼睛這周信沒得歸原，我也不能單單的把馬如飛醫好，做這樣不公平的事件被人家罵！俺也只好走了，由你們怎樣拼命去罷！」說完起身就走。畢竟濟公不知可是認真走掉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